

■ TIANMULIU FENG

天目山風

临安市文学作品集

大众文艺出版社

天目流风

临安市文学作品集

临安市作家协会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目流风 / 杨菊三编—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4.12
(钱塘文丛 / 王连生主编)

ISBN 7-80171-570-5

I. 钱… II. 王…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1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2460 号

钱塘文丛

王连生 主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杭州萧山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3.25 字数 2339 千字

200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杭州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570-5/I · 381

总定价: 200.00 元(全十册)

本册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第一编辑制作中心

电话: 010-64062964

前 言

结集出版展示临安文学风貌的小说散文诗歌选本的动念，是随着新世纪到来的第一缕阳光便开始的，因经费与精力等等限制，这个构想于今天才得以实现，除了仰仗太湖源风景区老总华抗美先生的鼎力相助外，还仰仗活跃于作协舞台上的一大批文学同仁。

人民共和国走过了 55 周年的历程。临安的文化文学事业也在这些岁月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累累成果，聊可慰情。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在建国 30 周年与 50 周年之际，相继出版过《征文选集》和《祖国颂》等文学选本，为临安文化的积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天目流风》这本集子，原则上选收 1999~2004 年这 5 年间临安人创作的小说、散文、诗歌作品，也兼收少部分早期发表的颇有影响的作品，比如六十年代王列的诗作《列车上》、《伞》，七十年代蔡涉的《车行山中》、丁子兵的《洪波曲》和八十年代宓国贤的短篇获奖小说《裸》、张镇静的获奖儿童文学《圆圆嘴巴》等。选本中时间的界定没有特别的考虑，但有两点是应该提示一下的：一是 1999 年至 2004 年，

刚好是文联的一个届期，亦即是临安作协（原叫文协）的一届；其二是到 2004 年，恰好是新中国 55 周岁，这也是对伟大祖国的一份薄薄的献礼吧！

本书所选的 100 多篇作品，均出自临安业余作者之手，并且都是业已发表过的，发于心，溢于情，乡土气息浓郁，时代特质鲜明，颇合吴越古地那种清风朗月、山长水阔的意蕴，精品佳作当不在少数。

诚然，由于时间仓促，在收集编辑过程中，肯定会有遗珠之憾，还望得到读者诸君的教正。

编 者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目 录

◆ 前 言

◆ 散 文

车行山中	蔡 涉 (1)
冰心老人与金近	丁子兵 (5)
天目秋色	丁子兵 (8)
临天桥畔四十春	方 犁 (11)
难忘的埃及之行	方 犁 (15)
旅欧杂记	方 犁 (27)
跋涉者	俞冠球 (34)
大院里有棵红木兰	俞冠球 (37)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陈文建 (41)
估年猪	梅 鹊 (52)
远方寄来贺年卡	周华翔 (55)
除夕的思念	许茂华 (58)
原乡人	老 残 (61)
天滩印象	老 残 (65)
剪发	吴晓武 (68)
梦中的老屋	谢生根 (71)

太师椅	谢生根 (74)
草原信笔	杨菊三 (77)
太湖源抒怀	杨菊三 (81)
春天的况味	杨菊三 (85)
老剧院	陈文豪 (89)
火把	陈文豪 (92)
悠悠岁月沐母恩	王成飞 (96)
绿的永恒	高泽民 (101)
走进碧霞溪	顾彭荣 (104)
麦子熟了的时候	王飞熊 (107)
秋日里的怀念	王飞熊 (110)
感悟玲珑山	赵利民 (113)
重读鲁迅	陈利生 (115)
清明的天空	陈利生 (118)
荞麦飘香	童铁江 (120)
茗香茶韵	童铁江 (122)
心愿.....	黄文豪 (124)
鲜花在荒草中怒放	危 子 (126)
享受景观住宅	唐剑平 (129)
半截香蕉	季 方 (131)
冬天的记忆	汪炎胜 (133)
夜读	顾春序 (135)
父亲只住了一夜	王祝平 (137)
杜甫草堂寻幽	陶福贤 (140)
没齿难忘手足情	陶福贤 (143)
曾经的元旦	傅贤军 (146)

在晚清至殷商的往事里行走	季森慧	(149)
走过河桥老街	季森慧	(153)
病中的母亲	徐文军	(156)
苏轼与西菩寺	方元湘	(159)
看儿子	李士根	(162)
月夜无眠	章向明	(165)
表达幸福	史小芬	(168)
天目琴韵	礼 目	(171)
创造生活	任根良	(174)
钱镠与洞霄宫	冯益民	(176)
阿秀	凌渭忠	(178)
十年恍惚书旧路	张爱萍	(181)
书如醇醪醉人生	孙其旭	(183)
母亲是本书	柳奕娟	(185)
古老的西安	陆旭军	(187)
泛舟秦淮	谢涤平	(189)
走进森林(外二章)	郑 一	(191)
东坡不幸文章幸	翁晓雯	(193)
茶香情更浓	任定西	(195)
这一方水土	吕淮云	(197)
朋友	帅利华	(199)
有书相伴	陈祥伟	(201)
山村冬夜	童万春	(203)
体味读书的快感	夏寅槐	(205)
听雨	陈勋超	(207)
金凤娘姨	俞蕊芬	(209)

月夜龙井桥	孙 磊 (211)
观鸟休闲神龙川	张向红 (214)
我随桂花清自来	陈晓春 (217)
山路	姚泓馨 (221)
针眼儿情深	陈宏辉 (222)
伞	寿 芳 (224)
好女和好书	刘 晔 (226)
故乡的云	印振武 (228)
家住柳溪江	黄建岚 (235)
咏春三章	陈绍康 (237)
在家门口迷路	毛士火 (239)
醉在春日里	李 斌 (241)
东天目观瀑历险记	宣志伟 (243)
读书是无条件的	洪建平 (245)
新居听蛙声	潘志平 (247)
阿米的冬日	陶炜雯 (249)
太湖源寻祖	邢金海 (252)

◆ 诗 歌

回到我故乡的月色下(组诗4首)	黄 婷 (254)
祖国啊,今夜我们无眠(外二首)	俞 海 (259)
叶落知秋(十四行诗三首)	俞 海 (265)
列车上(外二首)	王 列 (268)
游子归来	陈利生 (270)
天目风情	童万春 (272)
同一片蓝天下	老 残 (275)

礼物（儿歌·外一首）	过香臣	(279)
无题	肖碧莲	(281)
五月身后的回顾	伍雪梅	(283)
激情三漂（组诗）	碧涛	(285)
游浙西天滩（外四首）	章家衍	(288)
词四首	刘明	(290)

◆ 小 说

再醺的女人	康声	(292)
高贵的牛头角	潘庆平	(304)
裸	老残	(317)
陶器与瓷器	葛滕	(320)
门	王飞熊	(341)
涸	张爱萍	(344)
午后的阳光	郎健	(354)
左边	危子	(361)
天演论	钱弘	(373)
红波曲	丁子兵	(386)
豆姑图	王建华	(399)
骚动的季节	殷光玉	(415)

◆ 儿童文学

圆圆嘴巴	阿静	(427)
歪脖树声带再生公司	阿静	(431)
头狼的悲哀	阿静	(441)
爱绣花的男孩子	方本顺	(450)

车行山中

蔡 涉

喇叭声声，在空谷回响，汽车奔驰在崇山峻岭中。天气乍晴犹雨，车窗外时时变化的山景，真像展不尽的水彩画卷。

经过一个陡坡急弯，眼前豁然展现一幅雄奇的图景。陡峭的岩壁，像是利斧劈出来一样，直落千丈。雨后的瀑布，雪练似地悬挂着。白云在公路下边的深壑里浮动，时而涌上来，化成迷蒙的雾沫，飘进车窗，挂在汗毛上麻酥酥的。

“嘎——吱”，汽车在一个山弯上刹住了。这里可没有停靠站呀！欠身一看，右前方有个老汉，背着一卷电线，正扬着手哪。

驾驶员伸出头问：“到哪里？”

“白云里！”

“上来吧！”

“白云里”，多美的地名呀！我望着上来的老汉：真像一棵高山的苍松，棕黑的皮肤，刻满了深深的皱纹，白发凝霜，腰板却如岩石一样挺硬，一上车，宏亮的笑就扬满了车厢。

他放下电线卷，解开麻布巾，揩着鬓角上的雨珠汗滴。我连忙站起来让座。他伸出布满粗筋的手，又把我搵到座位

里，笑着说：“挤一挤好啦。”说着，他就在凳角上坐了下来，冲着我问：

“同志，你不是这一带人吧？”

“第一次到这里。”

“哦！第一次。过去，这里可难走喽，翻山越岭全凭两条腿。凌霄峰高高，连云岭迢迢，不带冷饭包，半路要饥倒。真是百里荒山无人烟哪！”

我望着一路新田新屋，说：“看现在真是大变样喽！”

“可不，过去我们山里人，蹲山棚，吃苞萝，现在荒山坞变了米粮仓啦！”他指指窗外，“喏，这山上的梯田，修了水库，开了渠道，亩产多半上了千斤哪！”

这时，天已晴了，白云的隙缝里透出天青色。俄然，阳光倾泻下来，照得还在稀稀拉拉飘着的雨丝儿，晶亮晶亮。雨后青山，青翠欲滴。层层梯田，仿佛托举着一叠叠丰盛的金盘。沿山的柿林，拉开了翠屏，成熟的柿子，在上边缀满了密密麻麻的红宝石。间或出现几树枫柏，那更是热闹得像火一样了。

我不胜赞叹：“山区的丰收景色太迷人啦！”

“哈哈”，老汉爽朗的笑着说，“靠毛主席领导，共产党领导，山里的变化越来越大，人也越活越年轻啦！”

“大伯，你几岁啦？”

“托毛主席的福，过年就七十喽！”

“真健啊！”

“哼！”老汉不知想起什么，生气了，“我们队里这班年轻人啊，真想把我供起来，动不动就歇歇呀，歇歇呀，那怎么行啊！只要有一口气，就得为社会主义出力嘛。”

他这一气，倒把满车人都逗笑了。看见大家笑，他也笑了：“哈哈，这次好不容易，总算为队里出了个差！”

原来，他的小儿子是队里的电工。今年队里办粮食加工厂，原定今天要到公社供销社去买电线，可今天一早他去帮助兄弟大队安装小型水电站的机器了，队里又忙“三秋”，这个买电线的任务就给老汉要来了。

有个旅客笑着说：“大伯，你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嘛！”

“哪里！”老汉不以为然地摇着头，“任务还只完成一半哪！”

“一半？”我诧异地问。

“是啊，还有个人没有接来。”

“谁？”

“一个县里来的电工，休假到这里来玩玩，嘻嘻，其实是利用假期来帮我家的老小装电动机的。”忽然，老汉笑得眼角的皱纹像开出两朵金丝菊，胡须直戳着我的耳朵，说：“她呀，还是我家没过门的小媳妇呢！”

快乐的老汉，嗓门敲惯了锣，连个悄悄话都关不住声，叫前后都听见啦。

是谁俏皮地问：“大伯，新媳妇怎么没有来呢？”

“今天早上、中午城里来的两班车，我都等啦，没等着。或许是另有公事喽，现在的年轻人，可忙啊！”

正说着，一个坐在前排的姑娘，回过身来问：“这位大伯，是不是明山他——爸爸？”

“噢，你？”

一朵红霞掠过姑娘的脸上，她说：“我就是翠珠。”

“翠珠！”老汉高兴地站了起来。汽车一个急弯，他一仰

就跌坐在凳上，哈哈笑起来。

老汉悄悄向我解释：“她是我家老小在部队时认识的，我还是初会哪！”接着他问那姑娘：“翠珠，你怎么不是从县里的方向来？”

“昨晚临时决定，给区里变电所送点器材来，省得另派人啦，我就乘早班车把东西捎到区里，再搭这班回头车来的。”

“哦，哈哈！”老汉望着未过门的媳妇乐开了。

汽车在群山中行进，车窗外展不尽的美景，车窗内飘不完的笑声。

“翠珠，我们到啦！”车停了，老汉站起来想背电线卷，可是早给翠珠接去了。他就回过头来对我说：“喏，那边就是白云里，以后有时间请来啊！”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峭壁上挂着一个村庄。新瓦粉墙，映着阳光，耀眼得很。高压线，跨过深谷，凌空飞架。村边梯田里，人们割稻打谷，干得起劲。山岗上还有人采摘柿子，时时扬起阵阵欢笑，挂在飘浮的白云上，好像一串串铃铛……

汽车又开了，车窗口又倏地闪过一幅画面，那就是老汉他们一老一小，正向着山岗上的村庄，健步攀登。

我想：火热的美好的斗争生活，不就是一幅幅展不尽的画卷！这仅仅是其中极平常的一幅！

冰心老人与金近

丁子兵

冰心老人的仙逝，令世人震惊，文坛悲恸。从少年时代起就一直热爱她老人家著作的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年在“金近作品研讨会”上聆听她老人家的录音讲话和目睹她为金近墓碑的题词，以及她与曾在临安长期深入生活的儿童文学作家金近的亲密交往的一些往事，不由感慨万千，提笔作此短文。

金近认识冰心，是在全国解放初期，那时她全家刚从海外归来，参加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当时金近在全国文协（今中国作协）帮助张天翼同志分管儿童文学工作，与冰心同志联系甚密。冰心常和金近等中青年作家坐在一起，讨论创作问题。金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冰心同志的为人和为文，都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她的文章那样的优美、朴实、真诚，在她的作品里，充满了一种互相信赖的爱，作者的思想感情，温如春风，清如明镜，读起来真是亲切感人。”“和冰心同志每谈一次话，就像读到一本包涵哲理的文学书，总有所得”。金近一直把冰心作为前辈、师长，时常到她家里领受教益。他每出版一本书，都要亲自送到冰心手里，听取意见。而冰

心也总是满怀爱心，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认认真真地读完他的每本书，并对金近的作品给予很高评价。

1990年10月20日，为纪念金近同志逝世一周年，由中国作协、《儿童文学》杂志社和省作协联合在杭州之江饭店举办了“金近作品研讨会”。我应邀参加了这次学术活动，原来冰心老人打算亲临研讨，因临时身体不适，便请《儿童文学》杂志主编带来了她的发言录音，她用略带福建方言的普通话，亲切而又深刻地说，金近“在我们这些儿童文学作家里头，是一位最接近儿童的人”，“我敢说 he 比一切儿童文学家写得都好”，因为“他最深入儿童生活，跟儿童融化在一起，平起平坐地用孩子们的话语来跟孩子们说话。”冰心老人的讲话，给与会者很大启发，认为她对金近的评价，是从文学创作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来说的，道出了一切优秀作家及其作品都是来源于“深入（儿童）生活”的真谛。她的录音讲话虽然不长，但字字珠玑，句句真切，一直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金近夫人颜学琴同志告诉过我：“冰心对周围的孩子也十分关心。1954年，我们女儿‘小鸭子’刚出世，冰心同志出差到上海，还专门买了只绒毛蜡黄玩具鸭子托人带来”。难怪冰心的儿童文学作品，总是融入对儿童深深的爱，浓浓的情，被一代又一代的儿童所喜爱，直到他们成长为大人后仍然记忆犹新。

更难忘的是1995年11月12日，我又应邀参加在金近故乡上虞市举办的第二届“金近作品研讨会”，并于当日下午和与会的四十余名中外作家、评论家一起前往风景秀丽的龙山烈士陵园参加金近骨灰安葬仪式。在肃穆的贝多芬《葬礼进行曲》的乐声中，当缓缓揭开覆盖在墓碑上的黑纱后，立刻

在大理石墓碑上展现出冰心的题词：“你为小苗洒上泉水”。面对这金光闪闪的墓志铭，人们无不在默默悼念金近的同时，油然对冰心老人产生崇高的敬意。老作家于冠西说：“这一墓志铭，是我以前所读到的中外文学家、艺术家墓志铭中最好的之一。”

冰心老人的题词，是对金近一生辛勤创作、作为一名忠实园丁的赞誉，我想，这题词用在她老人家身上也是恰如其分的。她是文学大家族里的老祖母，更是在以毕生心血浇灌着无数“小苗”，哺育他们发芽、开花、结果，成长为参天大树。她和金近留下的不朽著作，犹如流淌不尽的醇醇泉水，永远滋润一茬又一茬的“新苗”。